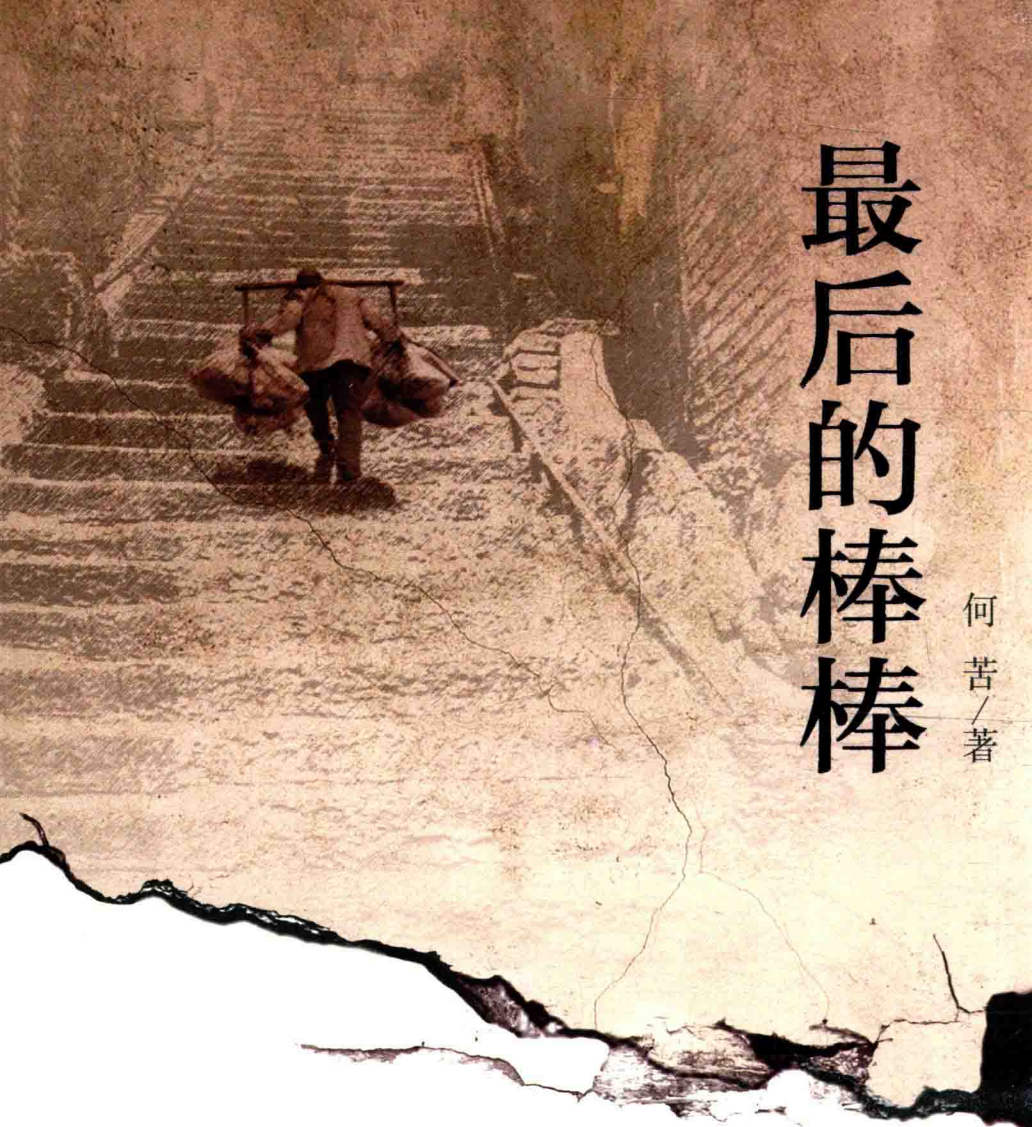




最后的棒棒

何苦 / 著

放下钢枪，拿起棒棒

一根短木棒，风雨扛肩上，
被汗水浸泡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巷尾……

退役中校当棒棒 拍摄全国首部自拍体纪实片

重庆秋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重庆出版集团联袂奉献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最后的棒棒

何苦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棒棒 / 何苦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9-07076-2

I. ①最…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7950号

最后的棒棒

ZUIHOU DE BANGBANG

何 苦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王晓静

策 划: @重庆秋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杨秋平 王翔宇

责任校对: 刘 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普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20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076-2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代前言）

爸、妈：

我的转业申请组织上批准了，给你们写信的时候工作已经移交完毕，明天准备去解放碑的自力巷53号报到，直接从“何主任”变成当初的“大莽子”。至于今后的工作，我准备从“棒棒”做起。

上个月在电话里透露了一些转业的想法，你们连夜就赶到重庆来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冲动，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是的，我们那个穷山沟里几十年才走出个正团级军官，每次探亲回家连村长都要请吃饭，确实很荣耀，现在当了棒棒，村长家的饭咱就别吃了吧！噢，有个事儿你们一定得跟邻居们说说，上次老爷子在麻将桌上为了两块钱跟老田头打架没有被拘留那件事儿，绝对不是镇派出所卖我的面子——拿钥匙串在别人头皮上戳个口子，还够不上拘留，更何况你们既赔了钱又道了歉，儿子我真的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爸、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为儿子的选择感到心痛，说真的，这身军装我都穿了二十年，怎么可能舍得脱下呢？部队培养了二十年，怎么舍得离开呢？但是儿子再过两年就四十岁了，不惑之年的选择，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选择。噢，这么说你们可能听不大懂，那我们就静下心来聊点关于“新时代”的话题吧！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夔门大山沟，记得1997年之前全家都是“四川奉节”人。小学的同学大多想当科学家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数我最没有理想，一门心思想当棒棒。主要是因为根本不知道科学家是干啥的，再说儿子一心向往重庆城，



当棒棒就可以去重庆了。

那时的重庆与我们村的距离是三天三夜。人生最初的记忆里，有个姓胡的知青住在生产队的保管房里，嘴里总是哼唱着这样一首歌：“从重庆呀到奉节，路程那个多么遥远，离别了山城告别了家园，泪水总挂在眼前……”虽然懵懵懂懂不知道歌词的准确含义，但我明白歌里的重庆应该是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亲眼看到胡知青在保管房的墙角撒了一泡尿，我十分意外，总觉得重庆人不应该和我们一样也要撒尿。9岁那年，远房堂弟因治疗皮肤顽疾去了一趟重庆，回来之后尽管身上的皮肤依然大面积溃烂流脓，但是全村孩子都很崇拜他——因为他是小伙伴当中唯一去过重庆的人。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远房堂弟能有这样的机会，甚至为有这样一个堂弟而自豪了好一阵子。这样的记忆依稀是我对重庆的最初印象，当然这样的重庆并不属于我。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和家里的羊群一起成长。上小学“八年级”的时候，我旷课一周被学校开除了，老妈骂我说：“你再也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去重庆当棒棒。”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棒棒”到底是一个什么工作，但既然是老妈在气头上说出来的，一定不会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老妈语带挖苦的教诲对我的学业并没有太大的促进，倒是让我看到了去重庆的希望。我想，既然当棒棒能去重庆，那我长大后就当棒棒吧。所以不管你们如何引导，我依然不清楚怎样学习才叫“努力”。在30比1的小升初竞争大环境下，我连续几年离录取线都差几分，只能不停地补习复读，读完“八年级”之后我还读过“九年级”。上初一的时候，老爸给我买了一把剃须刀。说实话，那年我还是挺给你们长脸的，只复读了四年就考上了初中（最后一批五年制），人家隔壁的汤老六读到小学“十年级”也没考上。

18岁那年，我念完高中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之后就不想上学了，打算报名参军。记得当时老爸用烟袋锅在我脑门儿上敲了三个大包，就是不同意。老爸当过五年兵，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后来我把幺舅请上门来当说客你们才勉强松口。其实，我入伍的初衷就是逃避上学，也知道没有文化去部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所以从穿上军装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到部队里练出一身肌肉块儿，退伍之后去重庆当棒棒。那一年，我们还是四川人，入伍档案的籍贯一栏填的也是“四川奉节”。在这个漫长的成长阶段，棒棒似乎一直是我为人生拟定的一条出路。

从小以为城里人都是天生的，这辈子除了去城市给城里人打工之外，再不可能与重庆这样的都市有任何瓜葛。1997年的上半年，正在全国人民翘首期待香港回归的时候，天上有两块大馅饼径直砸到我的头上。一是作为沈阳军区某部优秀班长被直接提干，二是我竟然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重庆人，而且我们的重庆和北京、上海、天津是一个级别。在填写一系列提干表格的时候，“重庆奉节”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新的籍贯。记得填表时“重庆”这两个字我写得特别用力，好几次钢笔尖儿把纸都戳漏了。可以说，成为“重庆人”和当上“军官”对我一样重要。

刚刚成为土生土长重庆人的时候，我和好多重庆老乡就像攀上了富贵干爹一样，没来由的自豪和骄傲，却根本不知道刚直辖的重庆还有很多尴尬。给你们讲一个战友的故事吧：

1998年，早我两年入伍的开县某村郑排长在驻地长春相亲，女方是书香门第，讲究门当户对。郑排长只用三句话就把岳父岳母搞定了——家在重庆；独门独院二层小楼，门前是菜园，屋后有竹林；父亲没事的时候就拄根棍子到朝天门码头去转悠。



岳父母担心夜长梦多，半年后就让郑排长带着漂亮媳妇儿回老家过门儿了。在菜园坝下火车之后，新媳妇儿觉得就算没车接也应该打个的士，对去长途汽车站十分诧异。在开县县城继续转乘开往乡村的破中巴，新媳妇儿怒了。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到达镇里的时候，新媳妇儿吐了。再乘坐专用手扶拖拉机走完坑坑洼洼的机耕道，郑排长指着河对面的山顶说：“快了快了，那栋被云挡了半边的二层小楼就是我家，我没骗你吧，独门独院，门前菜园，门后竹林。”新媳妇当场晕了。郑排长56岁的父亲闻讯下山，用背带一勒，直接把半死不活的儿媳妇背回了他们白云生处的“独门独院”。新媳妇120斤的体重在老公背上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因为他在朝天门干了十多年棒棒。

苏醒过来的新媳妇儿大骂郑排长是“重庆大骗子”，发誓再也不回这见鬼的“独门独院”。平心而论，我的战友郑排长没有半点忽悠，最多只能怪他当时的描述缺少了一些补充交代。很显然，直辖之初，很多外省人只知道重庆是现代的大城市，却不清楚重庆还有落后的大农村。如果岳母第一个问题他回答的是“四川开县”，如果岳母当时知道“手拄一根棍子在朝天门转悠的人”并非休闲的老干部，或许这门亲事就没有如此顺利。郑排长说，当了直辖市市民就是不一样。

被骂了一脑袋包的蜜月度完之后，郑排长给我带回来一套VCD光盘，封面上印着一群扛着棒棒的人。他说这部电视剧特别搞笑，重庆人看多少遍都不腻味。我想，作为一名重庆人，我有必要看一看。可爱可敬的“山城棒棒军”在把我和几个老乡逗得前仰后合的同时，也把一种“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精神深深植入了我的脑海。

从剧情里我依稀看到自己为之自豪的重庆与直辖的身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有精神就有希望，我几乎可以大胆设想它的

明天。那些年，我作为重庆人虽然还没有去过重庆城，但是我对重庆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对山城棒棒的敬仰之情也越来越深。

我的“干龄”与重庆直辖年龄相当，在年轻的直辖市和山城棒棒大军一起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岁月里，我也像山城的棒棒那样在部队里埋头苦干。军队信息化建设打基础的年代，文化不高但是敢于吃苦的人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我不仅是集团军上下认可的“学习成才标兵”，多次立功受奖，还先后两次提前晋职，30出头的时候也干到了正营职。我想，这可能是得益于巴山渝水独有的一种精神，大重庆的成长可能也离不开这种精神。

2007年初，工作上的调动让我有幸回到了驻重庆的部队。重庆城第一次以立体方式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浑身长满腱子肉的20多岁小伙儿，洒脱倜傥而且后劲儿无穷。因为没有过去的参照，我不能感慨它的发展变化，但是也算见过一些世面的我打心底觉得它很青春很壮实，到处洋溢着朝气与活力。真实面对棒棒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与烙在我记忆里的荧屏形象有着强烈的反差。那时的部队机关还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一些干活或找活的棒棒，他们大多头发花白、脊背佝偻，有些挣扎迟缓的脚步似乎已经跟不上这个城市稳健的步伐。我猛然觉得自己正在见证这个行业的没落。或许，这个在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行业注定只属于我的父辈，因为年轻一代正在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取代他们的劳动。这是既残酷而又令人欣慰的现实。

有一位市领导说：“三年没来重庆，就不要说你来过重庆。”在重庆工作时间长了，我想说：“三个月没来重庆，你只能说曾经或很久以前来过重庆。”这些年的重庆，就像拔节的竹笋每天都在往上蹿，这种变化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能感



受得到的。老家的村子与重庆的距离由三天三夜缩短到4个小时，这使得我的家庭接待负担日益沉重，童年那些没上过初中的同学，现在买件衣服都开个车牛皮哄哄往主城区跑。从东北回来探亲时见过的十来个光屁股侄儿侄女，现在大多都在重庆上大学，见面时总是争相讲述我“复读四年考初中”的传奇。当初的战友郑排长现在是集团军机关的处长，这几年又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好几次。那个依然白云缭绕的山顶上新开了一个大型“农家乐”，老郑家的“独门独院”也变成了三层，还贴了瓷砖，建了车库。看来，老公公背儿媳的历史是不会重演了。当然，即使要背也可能背不动了，因为六十几岁的老父亲早已不在朝天门“休闲锻炼”了，每天只在家里“种种菜”、“养养鸡”。他当初在朝天门的竞争对手也大多“转行”或“退休”了，挑不动是一个方面，主要是适合棒棒干的业务越来越少，挣不到钱了。

回到重庆这些年，我的个人成长进步还算顺利，2008年底光荣“入团”，牵头负责的工作也多少有些亮点。肩头责任越来越重，在底子单薄工作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喜欢远远地盯着棒棒爬坡上坎的背影，感觉能获取力量。

水无常势。在“中国梦”和“强军梦”号音渐急马蹄声催的日子里，我的工作成绩不突出，肚皮和腰间盘倒是日渐凸出，档案袋里那个函授的本科文凭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根本代表不了水平，再怎么努力都跟不上部队发展的节奏。躺下睡不着，坐着就犯困，自己干不动，别人干不放心，职务越来越高，可是好多新型装备看着就犯迷糊。懒散闲逛于街头，视野里零星的棒棒脚步蹒跚，急促的喘息被喉咙里那团总也咳不出来的浓痰剧烈拉扯，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我突然悲伤地意识到，我和山城的棒棒们一样，就要被这个时代淘汰

了——信息化时代，“老黄牛”终归要被“千里马”取代。从现行政策和自身年龄来看，脸皮厚一点的话三年五载不会有人撵我走，说不定还多少有一点进步空间。但是一个没啥文化的人老在那儿赖着，就要拖部队建设的后腿，就会阻挡年轻人的成长空间。

爸、妈，你们给予了我生命，但是，是这支人民军队赋予了我血性和品质，活要活得顶天立地，死要死得无愧于心。宁当市井棒棒，不做强军累赘——这是儿子以军人名义做出的人生第二次选择。

现在的军转安置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计划安置，二是自主择业。在递交了转业申请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既然是因为没文化主动从部队“撤退”下来的，也就不必再去给地方政府添累赘了，所以我决心自主择业，加入山城棒棒军，让我的人生重新起步。捧枪腾岗，解甲复耕，或许是庸人报国的务实抉择。

在我即将把背影留给军营的时候，重庆街头有一个佝偻的老棒棒也正在把背影留给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一见如故，他答应收我为徒，我觉得是时候去实现小学“八年级”的“愿望”了。当然，今天的我去做棒棒，绝非单纯的就业和生计，只是想踏踏实实回到劳动人民中间，踏踏实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依托自身所长顺便做点事情，比如写点关于山城棒棒的故事，或者拍一部关于山城棒棒的纪录片，自然再好不过。我已经请好了摄像师，小伙子21岁，学历比我高，职业高中第六学期都念过，用单反相机给人拍过结婚照。我们初次见面在小饭馆儿点菜，“酸辣土豆丝”的前两个字他不会写，我只教了两遍就会写了，摄像机交给他的当天就弄懂了开机、关机、摄录和暂停，说明这娃还是很聪明的。当然，我之所以请他还有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身腱子肉，看起来能吃苦，而



且工资要求只有两千块。这两天小伙儿跟我说压力有点大，我说没事儿，见啥拍啥，我们就是要用最笨拙的方式去追踪一群背影，记录一个时代，讲述一种人生。这与艺术无关，基本全是力气活儿。

安置移交前部队还给发基本工资，我已经把保障卡交给你们孙子的妈妈了，扣了房贷还能剩一些，她会按月给你们寄零花钱并代我支付摄像工资。至于我自己，你们不要操心，“荷包清零，心态归零”之后，我一定会俯下身子，亮出膀子。

爸、妈，儿子当棒棒，你们如果面子上挂不住，就先不要跟亲戚朋友提我转业的事，万一有人问起来，就笑一笑不置可否，好吗？再过十多天就要过年了，熏腊肉的时候千万不要坐在火堆旁边打瞌睡，容易着火，灶房挨着猪圈，猪圈里还堆着那么多稻草。

此致，叩首！

你们的“大莽子”：何苦

2014年1月18日于巴渝军营



公元2014年1月19日，农历癸巳年腊月十九。

老黄历上特别标注：“癸巳年乙丑月，庚寅除日，宜开业、忌搬家。”我想转业当个棒棒算不得开业吧？背点衣服被子换个地方睡觉也算不得搬家吧？总之在这一天我脱下穿了整整20年的军装，走进了渝中区五一路自力巷。我和“棒棒”老黄的师徒关系从这一天开始，关于自力巷53号的故事也由此讲起。

老黄今年65岁，重庆江津人，1992年初加入山城“棒棒”大军，是一名有着22年“棒龄”的资深“棒棒哥”，也是自力巷53号的老房客。因为十多天前的一次邂逅我们一见如故，并且确定了师徒关系，他如约帮我在自力巷53号租了房。

紧随老黄的脚步走进自力巷，视野里充斥着残垣断壁和一些结构要素基本完整的破旧建筑，恍若一脚踏进了美丽的渝中半岛一个正在溃烂流脓的伤疤。自力巷和重庆地标解放碑只有一街之隔，直线距离不到300米。作为大重庆行政区域里最原始的版图，渝中区是所有区县中的长子，而解放碑商圈就是渝中区的脸面和门户，它不仅承载着巴渝历史文化的变迁，还托举着今日重庆的自信和自豪。随着这些年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楼盘竞相比高，旧城改造稳步推进，不断的新陈代谢使破旧低



矮的老城棚户区正在变成记忆，昔日的地标建筑“人民解放纪念碑”，除了精神层面的高度依然无可比拟之外，物理范畴的高度已经不复从前，鳞次栉比的商圈写字楼就像集合在“纪念碑”广场周围的卫兵，挺拔张扬得有些喧宾夺主。对于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的解放碑商圈来说，自力巷就如重庆美女隐藏在黑丝袜里面的一块与生俱来的黑色胎记，性感时尚的光鲜背后却依然留着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成长遗憾。

没有人知道自力巷始建于哪年哪月，只有几个老人知道他们住进自力巷的时候还没有“解放碑”。或许是巷子里历来住的都是小商小贩和手艺人，靠着勤劳节俭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过日子，自力巷因此得名。当然，关于巷名的来源，也仅仅只是一些后来人模糊的揣测。今天的自力巷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因为巷子里这些形态各异勉强站立的墙壁上都无一例外的涂抹着大红的“拆”字。据说，这里是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攻坚的目标之一，拆迁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高调进驻，因为历史和现实等诸多众所周知的矛盾难以调和，至今只推倒了位于巷口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楼。虽然拆迁进展缓慢，但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个破败老旧的巷子注定要被高速发展的城市重新定位，未来的自力巷将成为五一路金融街的一部分。或许是早已洞悉这个巷子的必然命运，巷子里的原住民大多已经有了新的归宿，除了收房租和与拆迁办讨价还价之外，自力巷与他们的生活几无关系。老黄说，而今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他这样的外来农民工、小商贩和手艺人，他们无意也没有资格充当钉子户，也无所谓几时搬迁，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他们每个人都企盼着住进宽敞明亮的都市楼房，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附在这里吸取自力巷残存的养分，用勤劳的双手继续丰富自力巷里自力更生的故事。

狭长的巷子通道上行人稀疏，几个熟悉而陌生的手艺小摊贴着墙根次第排开。熟悉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行业离生活很近，陌生是因为他们劳动的方式离记忆很远。巷口的皮匠咧着嘴一锥一线缝补着一只鞋底开胶的劣质运动鞋，身旁还凌乱地堆放着一些严重破损且被泥污浸染得分不清颜色的胶鞋或布鞋。离皮匠十来米远的地方是裁缝，正对着一条半新不旧的休闲裤比比画画，看样子是准备完成一项长改短或大改小的工作。在他的裁剪案板上，还摆放着一堆成色不一的旧衣裤。从皮匠和裁缝手头的工作大致可以看得出，他们的顾客应该都是一些十分勤俭且不太注重体面的人。巷子的尽头还有一个剃头匠在给女顾客做发型。同样是靠理发谋生，在闹市店面里工作的叫理发师或美发师，在自力巷摆露天摊的就是剃头匠。一把椅子，一面镜子，再加上几样基础的理发工具，就凑成了他吃饭的全部家当。别看工具简陋，手艺却是相当娴熟，十几分钟就用一把烫钳在女顾客头上烙出了一个标准的“爆炸式”。在今天的理发界，还能如此熟练运用烫钳做发型的师傅，想必已经十分鲜见。当然，在今天还能把一头秀发拿来烫得滋滋冒烟的人也不会太多，这份爱美之心自然也是令人十分地佩服。视野所及的地方，只有几辆随意停放的摩托车是看得见的现代元素。摩托车后备箱上无一例外地张贴着“开锁”和“疏通”的醒目标识，似乎在招揽生意，也似乎在昭告它们的主人所从事的营生。

我的新住所是一幢具有浓郁“民国陪都”风情的木结构四层小楼，门牌很新，房子很破，沧桑的墙面似乎还残留着抗战时期日本大轰炸的焦糊气味。据说这个巷子里本来还有一栋跟它一模一样的小楼，叫自力巷52号，十多前在一场暴风雨当中轰然垮塌了。与它逝去的兄弟相比，眼前的53号算得上长寿了。尽管墙体破损严重，结构也变得歪歪扭扭，但它依然还在



颤颤巍巍地见证着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就像一位挤在年轻巨人中间踮着脚尖看风景的耄耋老者。

穿过一楼只能侧身通过的黑暗走廊，我强烈觉得这里应该属于白蚁、蟑螂和老鼠，已经严重不适宜人类居住。多少有些欣慰的是楼梯口竟然还有一盏3瓦声控电灯，这是楼内唯一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硬件设施，虽然光线微弱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导航作用，有效降低了攀爬这个80度仰角简易木梯时失足坠落的风险。

我的房间在二楼，与老黄一墙之隔，月租金300元，有窗有床有电源。窗户缺一块玻璃，是看楼前垃圾场，嗅外边腐臭味儿的绿色通道。床是木板纸壳拼凑起来的复合体，裸露的电线就如一条条攀附在窗沿的死蚯蚓。墙壁上凌乱地张贴着各类或公益或商业的宣传海报，就如走进了一个刚刚被8级大风吹乱的街头橱窗，满墙的帅哥靓女有的在倡导环保，有的专注于吃，进屋不到3分钟，我不仅重温了重庆2011年“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目标任务，还对肯德基几年前推出的套餐印象深刻。老黄说这里以前住着一个绰号叫“黄牛”的棒棒，前几天刚刚退房回家，因为他比较爱干净，所以这个房间一直比较整洁。看着老黄一脸真诚，我能肯定他的本意并非幽默。

走进老黄的房间，瞬间觉得我的房间很奢侈。不足4平米的空间，在放了一张单人床之后，只能侧身进屋，坐在床沿伸不开腿，站在床前转不过身。就算俯着进去，也会把挂满墙壁的各类口袋撞得滴溜溜地转悠。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门，兼具进出和通风的双重功能，但却不能防盗防偷窥。老黄的房租原本是每月60元，因为经常在楼里干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房东干脆就把他的房租免了，条件是他要肩负起物业管理的职责。

得知老黄收了徒弟，自力巷53号的老住户纷纷前来道贺。

寒暄之后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大石、老甘和河南。摄像兄弟一时还摆不正心态，一个劲儿地跟人夸耀我是团级干部，搞得像是调到这儿来工作的领导似的。或许是打心底觉得当棒棒没有技术含量，亦或许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当棒棒很卑微，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疑惑和诧异。疑惑棒棒老黄身上有什么技艺值得传授，诧异我好好的“官儿”不当干吗要来当棒棒。

是爷们儿，做法律道德框架内的事情就无须在乎别人的眼神。我用20年前从连长手中接枪的豪情从老黄手中接过比“八一”冲锋枪略长比“四零”火箭筒略细的“棒棒”，胸腔里的心脏收缩扩张节奏瞬间加速，感觉有一股热热的液体在全身剧烈奔涌。这是一种身份的确认，更是一名劳动者的主动回归，我没有不兴奋的理由。这种兴奋的感觉和20年前的那个冬天没有区别。因为在我的眼里，棒棒是一个同样神圣的职业。

“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改革开放之初，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刚性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更多的农民抛弃土地或者被土地抛弃，二十几万人的棒棒大军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山城爬坡上坎的特殊地理条件也给他们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车，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冲过来为你服务。总之，只要是用力气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们决不退缩。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棒棒是这个城市最低贱的职业，但在那个年代，棒棒又是重庆人事业和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万金油”。他们不在意自身职业的卑微，也不在乎别人眼里的褒贬尊卑，他们只相信幸福要用汗水博



取。30多年来，有人唾骂棒棒衣衫不整乱闯红灯随地吐痰影响市容，也有人感慨今天的重庆城很大程度上是二十几万棒棒用肩膀挑出来的。昔日的一部《山城棒棒军》之所以能够火爆重庆，火遍全国，就在于它用艺术的真实展现了一种真实的存在，用艺术的真实刻画了一种真实的品格，一种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品格。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温经典的时候，却猛然发现山城街头的棒棒少了，老了。

棒棒去哪儿了？

我在自力巷53号的4个邻居，都是棒棒。确切地说，老甘、河南曾经是“棒棒”，大石、老黄现在还是“棒棒”。

一楼的大石是重庆合川人，今年59岁。1982年的春天开始投身山城棒棒大军，是这里资格最老的棒棒，也是自力巷53号最老的租户。刚来的时候儿子一岁，现在孙子5岁。大石比较精明踏实，以前只是自己在这里租房子住，近些年来几个房主嫌每月收百八十块房租来回跑很麻烦，就以较低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给大石统一经营管理，于是大石就成了自力巷53号的房东。大石现在不在这里居住，每周定时来自力巷给一个老主顾送煤拉菜，干着有规律的固定业务，不上街揽活。据说大石在南岸区有个幸福的家，一楼只是他堆放面粉、蜂窝煤和送货工具的仓库。看起来“棒棒”已不是大石的主业，更像是兼职。

我的楼上住着河南，他的房间乱得就像废品收购站的小仓库。因为是棒棒行业里为数不多的中原人，所以家乡省份的名称就成了他在重庆的名字。河南的左腿有残疾，弯曲困难，平时要么站着要么躺着，上下自力巷53号的楼梯是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河南今年44岁，到重庆已整整20年，先是干了17年棒棒，而后给一个夜市大排档老板干了3年杂活，至今还没有初恋。2013年12月16日，河南因为一件小事令老板不满而失